

今日評論

期二十第 卷四第

這一週

中國的政治與行政

機關與事業

工業化商業化與資本主義

論新文學

在白雪世界中

陳之邁

谷春帆

李樹青

陳銓

李霖燦

版出日二十月九年九十二國民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准特政郵。中

這一週

「九，一八」又已九週年了。中國古語說，「禍者福所倚」。『九，一八』事變是中國之禍，亦中國之福。『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侵華陰謀，因計我東北數省淪於外寇。我東北數千萬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九年於茲。這是中國之禍。但沒有『九，一八』事變，即沒有熱河事件，即沒有蘆溝橋事變，即沒有中華民族這三年來的光榮抗戰。到今日，我中華民族，披戰迫近勝利，建國奠定基礎，行見我中華民族恢復完整之獨立，自由，平等。這是中國之福。日寇獨霸東亞，稱霸世界之野心，蓄意已久。日寇此項野心不受打擊，則『九，一八』類似事件遲早終必發生。有了『九，一八』事件，中華民族始知民族革命戰爭，不可避免。及至今日，日寇之大陸政策已受我三年抗戰之打擊而歸於失敗，日寇正在發動之南進政策，又因侵華戰爭之故，疲弊衰頹，陷於進退維谷，自取辱敗之域。故『九，一八』紀念，乃日寇自掘墳墓的紀念，日寇今日應懊惱，頹喪，悲哀。『九，一八』紀念，將成我中華民族史上革命勝利的紀念，我們中華國民在今日應歡欣，應興奮，應慶賀！

法國維琪政府非法允許日寇假道安南侵華，這事已經證實。本月十日日軍前龍主席對此事發表談話，說「法政府初期不准軍火通過滇越鐵路，已屬違反約章，權利自負禁運，更屬毫無道理。法政府禁運，已是破壞條約，今則禁運不足，更進一步允許日方假道，其舉動之乖謬，實屬駭人聽聞。：如此不智之行爲，待中日戰爭結束之後，此種不良印象，將長存於中國國民腦海之中。」龍主席這種談話，不但詞嚴義正，亦且直率坦白。中華民族果是自甘墜落的民族，則抗日三星期，我們亦早已屈膝投降，我們亦早已奴顏事敵。這類無恥事件，中華民族非不能爲，特不屑爲耳。中華民族對強寇

可以抗戰三年，且可愈戰愈強，愈戰愈勇，則我中華民族實不可輕視侮辱之民族。中華民族既爲不可侮辱的民族，則今日法國政府允許安南假道之行爲，當有自食其報之日。且維琪政府之允許假道措施，即不爲中國設想，容不爲法國本身利益，安南人民本身利益着想耶？日寇侵入安南以後，狼已入室，盜已登堂，安南自身之安全又將如何？其愚不可及，法國維琪政府之謂歟！

敵機在本月十五日與十六等日對我陪都又大爲轟炸，敵人在其廣播中大爲宣傳，謂重慶十分之八已被炸平。稍明重慶地勢的人，都知道重慶是巖石山嶺，是轟炸不平的地區。日寇雖動輒以百餘架飛機對我陪都肆虐，殘殺無辜平民則有之，至於冀圖摧毀破壞，方重要政治及軍事機關，乃絕不可能之事。重慶並且有天然優良的防空設備，至謂炸平重慶，多見其不自量耳。姑假定日寇的宣傳是正確，姑假定重慶真爲日寇炸平，這與日寇有何利益，這於我焦土抗戰的決心有何影響。據我們所知，日寇的轟炸僅能對我們的物質加以破壞與損壞，却不能動搖我國民抗戰精神於毫末。我們的都市被寇機愈炸平，我國民同仇敵愾的憤怒愈不平。這不平與平成正比。換句話說，重慶被敵機炸得愈平，我國民殺敵衛國之熱情愈不平。而主持正義公道的人類，對日寇暴行亦愈抱不平。試問，日寇得意之點何在？

財部最近又頒佈取締銷售奢侈品辦法，其用意在使二十九年七月一日頒布之法令，到十月一日可完全發生效力。在原則上我們對財部這一類設施贊成而且擁護。其實奢侈品之來源，一方面因爲商店走私，另一方面則大官貴人從外洋香港及上海等處購買。財部取締銷售辦法，於商店走私，固可發生效力。至於大官貴人直接購買一層，則絕無效力可言。天下事完全靠法

，終有所歸。我們並不反對法。但在上位者「以身作則」一點，亦可幫助法律之效力。目前物價高漲，普通人民真是無以為生，那能談到奢侈，惟大官貴人的妻子兒女，或避離海外，或樂樂過港，或飛行往返於滬香昆渝之間，有享受奢侈品之能力，有購買奢侈品之機會，此類人却優遊於禁令之外。如此，法令雖三令五申，其又何益？以身作則，推而至於以家作則，其亦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之章歟！

韓光復軍已於本月十七日在某處正式成立。我們謹為韓國同胞致賀，並預祝韓國光復軍民族戰爭上的勝利與成功，韓國被日寇壓迫已有三十年的歷史。日寇滅亡韓國的經過，用不着重複敘述。總之日寇對韓國，其用心險惡，其手段之卑鄙，已達極點。最初，日寇拉攏韓國的黨爭，離間中韓的感情。其次，將韓國論為日寇的保護國。最後，真面目畢露，將韓國強行併吞。三十年來，日寇對韓國同胞之壓迫欺凌，更非語言可以形容。中國孟子有句話，「霸者非心服之，力不贖耳。」這就是說，被人欺壓的民族，到了力量充實的一天，他自然會起來反抗，會起來革命。今日韓國光復軍的成立，就是這個道理的證明。我們更歡迎韓國光復軍加入中華民族的革命陣線。韓國中國，真是唇亡齒寒。因為有三十年前日寇滅韓的故事，所以日寇纒繞侵略的根據地，纒繞侵略我東北各省的故事。因此，中韓兩國的革命軍，今日更應輔車相依，相提並進，以達到雙方共同的目的，以共同打倒東亞的暴力，以共同安定東亞的局面！

北美合衆國與加拿大實行聯防以後，今又有美澳聯防的傳說。美加聯防是美國應付太平洋的國策；美澳聯防是美國應付太平洋的國策。美加聯防是美國對付德國的政策；美澳聯防是美國對付日寇的政策。美國目前的國防政策是太平洋兩洋並重。在航空軍建設上，美國要建立兩洋強大海空軍。在外交上，美國要拉攏兩洋合作的力量。這正是美國政府與人民很有眼光之點。蓋美國所謂國防者，不止自衛，乃以安定世界之責任自負。今日亦唯有美國可担負此重大責任。果欲安定世界，則非太平洋大西洋兩洋並重不可。今日日寇之希望，即歐洲戰事完全吸引美國之注意力，使美國無暇東顧，而日寇在太平洋可以為所欲為。惟以美國目前之一切設施證之，則日寇之希望，實為幻想。其結果，日寇必大失所望。

意大利進攻埃及的消息，日來正在盛傳中。依我們的推測，希特勒大舉進攻英倫之日，或即穆梭里尼大舉進攻埃及之時。在軍略上說，這正是德意分攻合作。意大利此舉，可以牽製英國地中海海空軍力回援英國。在實利上來說，則意大利此舉更為合算。意大利已佔領英屬索馬利蘭。現在阿比西尼亞，索馬利蘭，與厄立特里亞三地已打成一片。意大利在非洲有此據點，即可控制紅海通印度洋之門戶。意大利若能奪取埃及，更可控制地中海通紅海之門戶。若將利比亞，埃及，與厄立特里亞聯成一片，則非洲東北之海岸線幾全入意大利之手。如此，則英國經地中海紅海以達印度及澳洲之聯繫大受打擊。所以我們斷定，倘有機可乘，則意大利必進攻埃及，而非洲戰事之擴大，或不可避免。問題癥結，依然看希特勒攻英，能否得手。倘希特勒攻英失敗，則穆梭里尼之非洲戰事，觀望遲延亦未可知。意大利的海空軍力，在這次歐戰中並沒有特殊成績的表演。倘希特勒攻英失敗，而意大利依然冒險擴大非洲戰事，則英軍與埃及聯合的抵抗力，固不可過分輕視，阿比西尼亞再乘機革命，則穆梭里尼之應付，當亦困難重重矣！

英國與印度的關係，近來頗有微妙現象。本月十六日，印度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將國民大會向印度政府所提有條件協同作戰建議撤銷。同時該委員會授權甘地重掌黨務並領導全黨進行應採之行動。甘地素性一切政策不走極端。故目前英國圓滿解決印度問題，尙有良好機會。我們惟希望邱吉爾善為處理。英國今日實應深自了解，大英帝國處境亦十分危急。倘英國希望彼之殖民地具無條件之犧牲決心，為大英帝國之「資產」兩字而戰，實亦希望過奢。時至今日，英國人果欲保存大英帝國，則殖民政策應有更張改弦之處。且英國對加拿大南非洲及澳洲等殖民地，已有軌道可循。印度民族從歷史文化上說來，早可與加拿大等地享受同等待遇。太平洋中對印度既虎視，垂涎萬丈者大有人在。日寇即惟恐英印不發生磨擦，惟恐在印度無機可乘。此一切事實，英人當然明瞭。我們對英對印，俱有同情，故希望英印間之一切問題，有圓滿互利之解決！

中國的政治與行政

陳之邁

我們觀察中國的政治，無論是黨政兩各方面，中央或地方各方面，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這個現象構成現代中國政治的特色，值得人來留心研究。我們可以沿用美國政治學者古德諾（F. J. Goodnow）的說法，中國的政治沒有「政治」（Politics）而只有「行政」（Administration）。這個現象相當的離奇，也許有很不好的效果。

先從黨的方面來說。中國現在仍在訓政時期，雖然所謂「各黨各派」事實上存在，理論上是中國國民黨一黨的專政。中國國民黨有中央黨部，各省市有省市黨部，各縣有縣黨部，其下有區黨部與區分部。中國國民黨既然是享有政權的政黨，照常理來說它最主要的目的自然應當是鞏固其政權的基礎，取得人民的信仰，不是消極的防止異黨的活動而是積極的使人民擁護國民黨，使異黨即使活動也得不到效果。它應當以黨的力量透過各級政府的機關，各級民意代表機關，各種人民團體，使得它們都能依照黨的政綱施政或活動。在此黨治的時期中，國民政府的各級政府機關應當是都為黨的力量所透過的，並且在全體人民之前絕對支持政府的政策。在此抗戰期間，黨更可以到戰地裏去做各種秘密活動，到政府的力量所不能達到的地方，來破壞敵人，打擊偽組織。希特拉的國社黨以前竟在別的國家——奧國，捷克，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甚至於英國，法國，美國，及中美南美諸國——設立各種組織，破壞別的國家內部的團結，戰時或外交緊張時做德國的內應。這種組織甚至於滲入別的國家的軍隊之中，竟令其不肯執干戈以衛社稷。我們的東北四省，現在的戰地游擊區裏，人民都是有民族國家思想的人民，黨如果能够深入作秘密活動，其成功的可能性一定極大，收效一定極宏。

以上所列舉的許多事情（當然所舉的不是完全的）都是黨應當可以做

的事情，它們的性質是「政治」的。這類的活動是「政治的活動」。

然而照我們的觀察，近十年來中國國民黨的各級黨部是不十分注意做這些事情的，雖則蔣總裁每有機會即提醒或命令黨部做這種的政治活動。各級黨部不是不肯遵守蔣總裁的命令，因為它們是最忠心於他的，絕對擁護他的。但是這種政治的活動却始終不曾發生其應有的效果。我們以為癥結所在是各級黨部負責的人員只有極小部分真正能夠了解蔣總裁命令的根本意義，所以雖然接到了命令仍然想不出具體的辦法來實行命令，一般的黨員仍然不知道這種政治的活動應當如何去做，不知怎樣着手。他們雖然是黨部裏的工作人員，他們所能了解的工作方式總是所謂「行政」而不是一「政治」。所以我們各級黨部的組織都像行政機關的組織，名稱也許略不相同，事實上都是刻意在模倣行政機關的。各級黨部所辦的仍然是行政機關所辦的公文，也是「等因奉此」的官文書。行政院及其各部會對各省政府發布命令，中央黨部的各部會也對各省黨部發布命令；各省政府對行政院呈文，各省黨部也對中央黨部呈文。各省政府對各縣政府下命令，各省黨部也對各縣黨部下命令。行政機關有秘書處黨部也有秘書處。行政機關的各部有部長，次長，司長，科長，科員等等，黨的各部也有部長，副部長，處長，科長，幹事。行政各部分司分科，黨的各部也分處分科，在行政機關辦事的人員辦審核簽，辦稿核稿，黨部工作人員也是辦的一樣的事情。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黨部的工作方式是同行政機關一樣的，一樣的注意文書。我們到黨的機關裏去就好像到了行政機關一樣。黨所辦的事情及其方式，行政的成分佔最大部分，政治的活動是次要的。所以在蔣總裁決心改革，命令各級黨部注意政治的活動時它們便不知如何着手。

且以幾件小的事情為例。例如徵求黨員自然應為各級黨部的主要工作。

近年來黨員的數目劇增，其中自然是因爲近來黨部能了解政治活動的意義，而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過去却黨部所能想到的徵求辦法有的却是利用政治的力量，如利用軍隊中的組織由長官命令官兵入黨等等。又如如黨部對於人民團體，過去只會作爲一個行政機關，把握着行政上的許可權。近來中央政策改變，人民團體僅受黨的指導，許可權劃歸政府，各地黨部便感覺到控制權的喪失。不知對於人民團體的控制原不必須形式上的許可權在黨部之手，因爲黨的力量儘可透過政府及人民團體而發生作用。再例如各種臨時民意機關的人選由政府機關辦理，正同由黨部辦理一樣，初不必一定在形式上由黨部參加，而可獲得相同的效果。這些事例說明一般的黨部所能了解的工作方式是行政的方式而不是政治活動的方式。它成爲中國政治只有「行政」沒有「政治」的例子，我們希望在 蔣總裁領導之下能逐漸改易過來。

黨的方面如此，政的方面也是一樣。我國當前政治的特色是（一）討論決定國家根本政策機關之流爲處理例行事務的機關，及（二）政務官之流爲事務官。這個特色也足以說明中國的政治沒有「政治」而只有「行政」。

在調政時期，討論及決定國家根本政策的地方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它的組成是一部分的中央委員。照胡漢民孫科兩位先生在一訓政綱領提案說明書」的說法，中政會是「根本大計與政策方案所發源之機關……總樞調政時期一切根本方針之抉擇權」。依照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第三條，政治委員會討論及決議之事項爲立法原則，施政方針，軍政大計，財政計劃等等。由此可見中政會無疑的是一個國家的討論及決定的機關。二十六年八月，中常會決定設置國防最高會議，同年十一月，中常會決定中政會停止開會，其職權由國防最高會議代行。因此黨政軍一切重大事項均行取決於該會議的常會。二十八年一月，五中全會決定改設國防最高委員會，職權尤爲隆重，也是在代行中政會的職權。

這三個機關可謂是我國國家根本政策的討論與決定機關，其內容應當是

純粹政治的，普通行政的事務可以不必由它們來管理，因爲政府儘有的是辦理行政事務的機關。但是它們運用其隆重職權的經過，却並不是如此的。它們的會議當中不大討論國策，不大根據客觀環境的變遷及我國當前的需要來檢討現有的國策；它們也不擬定什麼意見來供主席（中政會及國防最高會議時代是主席）或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參考或採擇；就是各方面的情報，特別是我國駐外使節的報告，它們也不大注意。它們的時間與精力大部消耗於處理例行事務，因爲它們是五院及國府直屬機關（軍事委員會最重要）的上級機關，它們多少是侵越了五院的職權。許多極端瑣碎的事情都列入它們的議事日程之中，佔據了在政府中居最高地位者最可寶貴的時間。

舉些事例來說。中央政治委員會有議決立法原則之權，這個權現由國防最高委員會行使。在這一項目下它費了許多的時間，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也涉不到立法原則，僅爲行政的法規。例如縣各級組織綱要是國防最高委員會議定的，此綱要的許多補充法規也得經過它。前者可以說是有關原則，後者則僅爲行政法規的問題，並不涉及原則。重慶市之房屋租賃法規，監犯服役的法規，審計部審計會議的法規，財政部禁烟督察處的法規，四川巴縣及江北縣的保甲法規，都經過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會議。這些不過是由千百實例中擷出來的，所以示的一般事務範圍之寬廣及瑣碎。

當然，這一種現象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從前曾經程度頗大，成爲中央政治會議，包括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及中央監察委員，人數太多，尾大不掉，不能夠順利地運用其隆重的職權，所以只得做些不關重要的瑣碎事。此其一。二十六年十一月，中央通過「非常時期黨政軍機構調整人員疏散辦法」，立法院一部分委員被派到地方工作，該院因此不能盡其職權，許多不涉及立法原則的事情因此也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此其二。因爲「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爲便宜之措施」，在戰爭期間行政方面的事務往往等不了經過立法正常的程序，遂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時間比較經濟，事務處理可以比

較敏捷。這些都是事實問題，得謀適當的解決方式。但是因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是把問題堆到最高的國策討論及決定機關的身上去，它便為瑣碎的事務所壅塞，由一個政治的變成了一個行政的機關。尤其是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成立以後，照該會實際負責者的說法，不只是國防最高決定機關，而且是抗戰期間黨政軍指揮機關。這種它的行政的色彩愈加濃厚，而其政治的色彩愈加淡薄。

行政院應當以行政為主體的，它是由各行政部門的主管長官構成。因為實際行政與政策的決定不能分離，照外國的通行行政長官的集合是政策的決定機關，如英法美等國的內閣。從這一個觀點看來，我國當前每星期開會一次的行政院會議也可以成爲一個政策決定的機關。雖則法律上並沒有賦予它以這個嚴重的職權，而賦之予中政會及國防會。但事實上行政院的會議是嚴格地遵守它的職權範圍的，其議程之中大都是瑣碎的事務。

照往例而言，每次會議的開端都是軍事與外交的報告。這種報告向例不引起多少的討論。開始討論時便是各部會送來的具體事情，內政部提出的禁烟辦法，教育部請求加設幾個學校，這一類的事情。因為我國的預算制度尚未確立，行政計劃尙未能與預算打成一片，行政院會議的議程上最多的項目是追加預算的案件：這一部妥辦一件事情，請求追加幾萬，那一部妥辦一件事情，又追求十幾萬；這一省請求補助幾十萬，那一省又請求補助幾百萬。我們不能說關係國家幾千百千萬的事情不重要，但這類事情的範圍是行政的而不是政治的，則初無置喙之餘地。

行政院照民國二十年的改制是「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那一年國民政府改爲「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這個責任由行政院負荷。我們姑且不去考究在行政院之上又有一個職權隆重的中央政治委員會，行政院有什麼方法可以真的一負責實際政治責任，而中政會同行政院同時都各別的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如何可以課它們的責任；我們所要說的是行政院中

最高的組織——行政院會議——照事實上看來不是一個政治的而僅是一個嚴格的行政機關，同外國的內閣會議簡直不同。它所注意的，它所處理的，盡是純粹的行政上的事務，一件一件地予以討論決議。外國的上軌道的內閣會議大都是討論各種的政策，即使是行政的政策；這種政策經討論決定後即由行政各部門來負責執行。譬如說，內閣決定國家的教育政策是注意中學教育的發展，大學教育及小學教育則居次要，而在大學與小學兩者間又應多注意小學。這是一個政策，教育部便可以負責執行。這個政策既經內閣通過，財政部自然也是同意的，教育部辦起來自然也有充足的款項。這才是正常的辦法。如果說內閣會議根本不討論決定政策，每次開會時等着教育部提出要求，這一件通過了，那一件通不過，一個教育部長注意中等教育，換一個教育部長又注意小學教育，則教育便沒有政策，教育事業便支離破碎。我們絕對不能說中國的情形就是這樣的，但是它離最合宜的情形也相當的遼遠。我們不但是不能在政治方面着眼，就是在行政範圍以內也只是注意瑣碎的事情而不能厘定鮮明的政策。

這也是一個心理的問題。中國現在的政務官很多不但不能夠運用其長官的地位與權力來駕馭他們所屬的事務官，並且往往被事務官所駕馭，而其結果則政務官自己流爲事務官。一個部的長官只留心他本部的事情，希望能通過會議，別的事務官他顧多管。因爲如此所以有什麼事情在會議席上都討論不起來，多少形成了美國國會 Log-rolling 的局面。這樣使得行政沒有政策，只有所謂「局部的小惠或偶然的暫時的英勇行爲」。而結果乃是國家的公務沒有合理的支配。在我國的政治社會裏，一般人不知有政治而只知有行政，這又是一方面的證明。

近年以來，特別是抗戰以來，政府中添了許多的事業機關，國營的公司工廠等等。最奇怪的是在它們當中，辦事的人員所能了解的也是普通的行政而不是事業。這些事業機關也弄些組織條例規程，居然也有「本公司設經理一人，簡任」，或「本廠設總工程師一人，委任」，這種離奇尚見定！它們

辦事來也用命令呈咨函，也有等因奉此。我們說這件事情當然不是認爲國營事業機關裏也應有政治；我們只是附帶的以此爲例說明普通行政的一套陳規是如何的深入人心，連事業機關也不由自主地沾上了這種惡習氣，浪費了辦事業的精力時間於辦公文之承轉。

× × × × ×

我們認爲中國政治社會中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政治，既不是討論決定國家根本政策的政治，也不是討論決定行政政策的政治，更不是鞏固政權爭取人民擁護的政治，尤不是秘密潛入敵人營壘破壞分化敵人的政治。我們所能了解的只是狹義的，極端形式化，衙門化的行政。政府的會很多，使從政的人疲於奔命。在這些會裏，稍有經驗的人便知我們如果是開會來討論一個根本原則一定得不到結果。我們只能開會來討論一件具體的油印品，範圍愈狹則

機關與事業

自從五口通商至今，一百年來，中國朝野，日日言維新改革。由今以溯既往，則改革進步之虛，誠不爲少。但政治機構之缺陷與經濟組織之落後，仍爲當前重要問題。現代政治與經濟，幾於連繫不分。現代政府爲處理事業之政府。現代政治爲處理事業之政治。若以商業成本的眼光看，認政府爲一大公司組織，其下分屬若干專門部分，處理一切生產，分配，運輸，保險，消費各事務，並不爲難。甚至我們竟不妨將軍備看作生產社會繳納之保險費，將抗戰看作生產事業組織競爭白熱化之爆發方式，均無不可。以如此「事業組織」出現之政府，爲中國歷史上所未有。歷史上之中國政府，其主要目的在於教化，即是教人自治，而又一以政權諮詢爲依歸。故中國政府，向來是不管「事業」不要「組織」的政府。以之處理現代事業，雖然經過一百年的改革維新，而總覺得捉襟見肘之處甚多。推原其故，似只在組織機構方案與手段上有種種欠缺處。其結果則總流於空泛不切實。

效率愈高。我們絕對不會開會而無油印品；我們的工作方式絕不是就某一件事情討論決定一個原則，一個方向，然後再叫別人根據這一個原則去擬訂詳細的條文。我們先得叫人擬好了條文再來討論，字斟句酌的討論，文字的辯爭較原則似乎重要得多。所以在我們的文書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一條一條的條例規程辦法綱要等等。所謂命令僅限於最空洞的東西，如嚴禁貪污，或取締賭博，選官任能，愛惜民力等等。指示一個原則或方面帶有政策性質的命令，即西洋人所謂 Directives，是很少的，因爲這種抽象的問題是從政者所不易了解的，是他們所把握不住的。中國政治社會的一個特色是沒有一政治「而只有「行政」，並且是狹義的「行政」。也許是因爲這個特色所以研究政治學人最愛研究行政，西洋的行政學者在中國還比在其本國享負盛名，他們的一套學說在中國比在任何國家都有見諸實行的希望。

谷春帆

古來中國政治只有大道理，而無細節目。道家之清靜無爲，固不必說。儒家爲政，亦是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是現代政治經濟最先考慮的中心問題。所謂效率問題，即是功利。但儒家則偏偏對此最爲反對。從古以來的中國政治只問是不是，不問行不行，更不問如何行法，行後有何效果。兩漢之世，像鹽鐵論之著，對於功利效果，尙有持論爭議者。自漢以至明清此種爭論較少。凡有新政，幾於均視爲苛政，視爲虐民，（事實上亦確多如此）故多遭當時政論家之反對。歷代讜議則更爲可笑。不是牛李之類對人的問題，即是誦禮東林之類，與「事業」全不相干，而當時人反認爲天經地義的大道理。我們只看從宋名家奏議條陳，尤其在清末改革時代的政論，有多少不是空言大話而是切實具體的計劃？空泛大話，互相敷衍，其對於人力之損失尙小，而對於事業之就誤損失却大。有時執政者往往且爲空泛虛誇之心理支配，而有錯誤之判斷，則其失尤大。譬如明明不能實行之事，

或有人作虛誇之舉，大道理言之鑿鑿，執政者或一時變動，下級機關敷衍奉行，結果非但為此而生之費用人力資源消耗，均歸空虛，且可以因此而引起極大之騷動。舉例說，現時進口鋼軌，假定僅可供某一鐵路鋪設之用，或進口機械，擬敷設立某一工廠之用，而虛誇的計劃，需要創辦兩倍三倍於此的事業，則結果每一事業，僅得三分之一，兩敗俱傷。或剩餘勞工，僅量某項工作，而需要辦兩倍三倍的事業，則互爭勞工，工價漲而彼此不成。此處就事舉例說。如政治外交方面，亦一遷空虛誇誇之大道理來辦事，則其損害有甚多者。

古來中國政治只要大道理已定，便不同執行方案，與執行機構，一切委之於胥吏。中國政制，自中央以迄各省各縣，向來只是承轉機關。認真些的還加些按語，或討論一下。敷衍之至者，連摘要的工夫，也不肯枉費，竟是一抄運轉。縣長號為親民之官，而事實上縣官奉行公事，還得假手於保甲胥吏。結果中國一切政事，均以至無常識而只圖營利（從多數說）的胥吏為唯一執行機構。要徵工徵兵，自上至下，層層遞轉，而到保甲手上實行。要納稅查戶口，亦自上至下，層層遞轉，而到保甲手上實行。只在此大題目範圍以內讓最下級實行機關，自己設法去辦，而且多不給辦公經費。結果只怕無事辦。凡有事則小事化大事，均為生財籌款之道。因此歷史上所謂賢者，均不願辦新政，如司馬光蘇子瞻之反對王安石變法，即如此說。正為他們深切知道，新政無論好夕，只為吏胥開方便之門。他們想不到如何於胥吏以外，另籌執行機關。因此只好主張消極不要改變，墨守祖宗成規。

歷史上許多改革，我們有理由相信，凡是從上級主持的，倒有很多事結果是敷衍不徹底。略舉數例。連如均田分田，為晉以來土地政策一大歸宿。但從史冊所記矛盾之事實及熾熾出土之戶籍，可證此制是徒有其名，或僅曇花一現，從未切實做到。唐德宗時之兩稅，為賦稅之法大改革，而其實行時細節，各地大有出入，竟使吾人懷疑其「以大曆十四年稅額為準」之準則，是否真做到。王安石之變法，亦為大事。只為無執行機關，到保甲胥吏手

中做出，便壞了事，天怒人怨。明之用中官收鹽稅亦是如此。近如康梁六君子變法，觀其當時上書所說，除一篇大道理外，竟不知從何做起，光緒帝之幾個月內連下百道詔諭，除官樣文章以外只有激變反動的效力。我想當時之變法，如放他做，一到吏胥手中，未必不變為刑公第二。做事與為政，絕對不同。為政是運籌帷幄，講大道理，決定大政方針，未為不可，且亦人人會做。在中國可說是會做的人太多了。做事却要一步一步實地做出。心急不得，空話不得，亦較懶不得。我想與其多設中央為政的機關，不如卑之無甚高論，從切身些事業做起。如有一地一事要辦，竟只辦此一地一事。有百地百事要辦，便只辦此百地百事。先辦了事，再設中央集成的機關。不要先將一套空話計劃，從上發下去。或許這也是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道。

近來政治經濟諸改革，自然一反從前不要事業不替事業的積習，而積極想辦事業。

但政治機構與事業組織，實不相伴，創設之新政治機關，往往仍為計劃監督，指導，的機關，而不是負事業本身的機關，其病在於（一）雖有機關，大而無當。並不針對一事做，而偏要拉許多事來做。衙門的職掌範圍，多數空泛廣大，（唯其大方能做計劃說大話，亦惟其大故沒處切實看手）（二）一事有多數機關，互相競爭。（三）或一事似乎各有關係，不管則彼此不管，要管則彼此可管。（其病亦從機關職掌之空泛廣大來）譬如說，現在大家注意物價，但物價究係何機關主管？如要管恐怕有七八個機關好管得，如不管則無人管。政府對於此類互有關係之事，又往往由相關機關和委員會處理。表面上似說大家共同管。其實委員會往往與爭論敷衍之大成，恐怕是最不適宜於切實辦事之組織。譬如物價有千百種，各有供需之特殊情形，存貨多寡，運費加減，成本利潤，各有不同，伸縮曲線，供需各殊。無人能全知全曉，更非身兼數職。臨時集會的要員，所能決議。要真真切實辦事，只有從極小極切身處做起。譬如物價，政府不能全知全曉。而各業商人，對其本業情形却大概熟悉。如在一地，擇一種貨，教本業商人管理售價，而以

政府人員參加主持。如此提出之「官」，方才是辦事之官，而不是做文章之官。他向來對門虛誇了。以為官高於商。總是想用「官」來督壓，要用衙門來管理商人。結果此衙門是「外行」的衙門，非但不容易利用原有人民組織，從原組織內部去發動管理。而只想用毫無經驗之主張或大言無用的辦法，硬加在原有組織外。反遭原組織的仇視。夫中國雖守舊，民生本會一日間，政府處理事務不從原來民生方式上動手改進，而只想從外面打進用外行的衙門來監督一不可或斷的民生。其結果若非破裂，自不免無效。

因為機關不是根據事業需要而設立，却是根據大道理而創設，故所設機關，有時變遷並管，大而無當；有時却又重複衝突，疊床架屋。譬如以前之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其所辦事業與經濟部交通部多重複。現在已調整了。但類此的重複機關還有。農貨合作就有好幾個機構。公路運輸統制管理亦有好幾個機構。金融機關互相競爭。甚至於專賣出口貨而有幾處機構爭攬。彷彿一加最高統制的大公司，設立好幾處公司，使其自由競爭一樣。自由

工業化商業化與資本主義

去年我曾在《新經濟半月刊》二卷三期上，發表了一篇「為什麼中國社會未能資本主義化」的短文，後來引起了鄧傳詩先生的注意和討論。（鄧先生的文章載新經濟三卷九期）鄧先生的論點，大體上我們都是同意的。倘如還有一點異議，那便是對於幾個主要的名詞的解釋。本來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而又幅員廣大的國家，要想從歷史的事實裏發掘出二千年還沒有資本主義化的因子，我恐，十條八條是不難屈指而數的。這個問題也可用來寫一冊很厚的專著。在一篇簡短文字所能討論到的，不過是幾主要的幾個原素和其間的主從關係。關於這問題，還是留待以後再討論。同時希望諸同人能有新穎的意見發表。本文所述，只是對前文我所引用的幾個名詞，作一番較清晰的詮釋。

競爭，本來優勝劣敗。但同一政府機關，尚有何優勝劣敗可言。結果則為各機關間之互爭，互相傾軋。這種爭論，耗廢無謂的人力與財力，減低效率。迫不得已，又有折中調停之處所如委員會之類的組織。移會席上之爭議，為會席外之疏通聯絡，其為妨礙工作效率則一。

現代政府，既然主要是辦理事業的政府，則至少在辦理事業一點上，最好多：商業化，多多計算成本與效率，多多腳踏實地做。先有要辦的事，便設一專辦的機構。譬如要查戶口，便設一戶口清查局。勿將要辦的事，隨便託其他機構辦。亦勿以一機構而辦許多事。分工清楚，責任專一，則辦事人既有範圍，亦有着手處。沒有一定要辦的事，便簡直不用設官分署。因為古代之官，其職在「治人」。故一個縣長省長，可管一縣一省；其職權是地域的劃分。現代之官，其職在辦事。故有一事派一官，不妥無事之官，亦不容有無官之事。其職權是事業的區分。事業的性質變了，機關組織亦應當變更才好。

李樹青

在上述的短文裏，我會以農業為例，描述資本主義化一詞的意義。原文是：「資本主義化的意義，便是農業生產的勞動者，和所使用的工具脫離了所有的關係。土地變成了工廠，農產物變成了商品，地主可以憑藉所有權的關係，支配和收取一切生產的成果」。因為原文是以農業為例，所以對於資本主義化這個名詞的解釋，並不充分。不過倘如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基本特徵，為生產勞動者與生產工具脫離所有關係。這一點，這裏却強調的指出了鄧先生在討論資本主義的定義，引用桑柏特氏的說法。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交換經濟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之下，生產工具的所有者，與無產的勞動者，往往形成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由市場而發生聯繫，共同經營，此種經濟組織，完全受贏利原則及合理主義所支配。」桑氏用「交換經

「贏利原則」及「合理主義」等爲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形容詞。在萊氏之意，以爲手工業也是一種交換經濟的組織，但「沒有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又「完全受着自給原則及傳統主義所支配」。由此看來，交換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特徵，「贏利原則」及「合理主義」也不過用來和手工業經濟組織區分的名詞。資本主義的基本意義，似乎仍在無產勞動者與生產工具脫離所有關係的一點。這似乎已經成爲現代各國權威經濟者一致的意见。

追溯勞動者與其生產工具脫離所有關係的起因我們不能不推到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因爲工業革命 纔把生產技術由有變轉到無，由人被自然所拘束變成利用自然。其所以致此的緣故，無疑地是由於機器代替了以前簡單的工具。機器的構造複雜，價值昂貴當然不是勞動者憑着工銀所能購置得起的。於是社會上當然發生了勞動者與資本家兩個階級。

在這裏，我們可以進而解釋工業化一詞。所謂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是與工業(Industry)不同。對於社會上某種產業，已經由用手工改成用機械製造，我們稱之爲工業，例如鋼鐵工業，紡織工業等。這種改變的過程，在經營方式上是由工作者的製貨自用變成代人製造定貨，又變成大規模的製貨出售，在技術上是由於應用人力畜力變成應用機械及電力。社會上倘如各種產業都以工業爲中心普遍地或先後地在這種過程之中或已經達到後一結果，我們便稱之爲工業化。其意義是頗爲重大的。社會上若只有一種產業變成現代的工業，這即是說，在各種產業之中，只有一種，其生產勞動者與所使用的工具脫離所有的關係，那麼對於這個社會不會發生任何較大的影響；必須各種產業普遍地工業化，然後纔能發生影響。工業化的結果，不僅機械力電力代替了人工 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上，工廠的製品也代替了手工製品與自然產品。所以工業化一詞，不應該認爲僅是技術方面的名詞，(機械化是技術方面的名詞)而係一個經濟的和社會的名詞。

其次，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也者商業(Commerce)不同。商業

是一種交換行爲，從遠古便發生了的。不過那時的所謂商業，和近代已經大不相同。正如那時的手工業和現代工業的不同一樣。中國在上古史上便記載着「日中爲市」的語句。(許多雲南地方的所謂「街子」，還殘存着近似的規律)。詩經上有所謂「氓之蚩蚩，抱布易絲」。這都是一種交易，一種商業，不過是簡單的以貨易貨制度。中古以後，人民已利用貨幣作交換的媒介，但因商品的種類稀少，數量有限，對於一般人民日常生活所能發生的影響，和現代商業比較起來，仍是微不足道的。至十九世紀以來，商業空前發達，企業家利用鈔票，銀行信用及外匯作爲交易的媒介，從事國內及國際貿易。商業本身雖然仍是一種交換行爲，但其交易數量之大，商品種類之繁，和貿易方式的日新月異，遠非古代商業所能望其項背。上古和中古的那種簡單商業，當然不會以那時社會資本主義化的。

現代社會的商業化是隨着工業化而來的。因爲工業革命的結果，不僅使勞動者與其所使用的工具脫離所有關係，把自己的勞動力變成了市場的商品，還摧毀了受自給原則與傳統主義所支配的封建經濟。這種改變的意義是極其重大的。整個現代經濟史便從此揭開了最初的一頁。

在各種產業中間，農業是最偏重於自給自給的。手工業產品所能加入交換過程的範圍也是極其有限。直到各種產業都或先或後的工業化了以後，商品的種類與數量都在急激地，空前地增加。這時不僅被工業化所造成的無產勞動者必須買進全部的日用必需品；這種洪流還衝進了自給的農業。農業的生產技術同樣地由有變轉到無機；同時，使農民的日用品也大部變成由市場購入的商品。以前農民生產留備一家消費的農產物，受着市場上高價的引誘，改變了種類的種類與性質，加入交換過程，變成了工業的原料。這類農場在美國是頗多的。在前一篇拙著短文裏，曾經徵引過我所參觀過的典型的一個，作爲例證。這裏恕不再贅。所以美國的農民種麥子，中國的農民也種麥子；但美國農民的麥子是全部或大部爲着出售，中國農民則留備自用。美國的農民種玉蜀黍，中國的農民也種玉蜀黍；但美國農民之所以種植，在乎就

土質與氣候所宜，可以在市場上獲取厚利，中國農民則多數因為祖傳父便如此種植，自己未便改絃更張。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比較出前者是受贏利原則與合理主義的支配，後者則受自給原則與傳統主義的支配。唯其如此，所以前者的社會已經商業化了，後者的社會則仍舊逗留在半自給經濟的階段。故所謂商業化，即是說，人民的生產，全部或大部為着出售，不再留備自家消費，因而在其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各方面，都無可避免地受着商業的影響。

鄧先生引用桑柏特氏關於資本主義的定義，並用作立論的根據，當然是相當承認桑氏的說法。據我們看來，在桑氏定義裏，只有一個社會上各種產業普遍地工業化了以後，纔會使「生產工具的所有者與無產的勞動者，形成兩個階級。」同時，也只有這個社會商業化，纔會使「這兩個階級由市場發生聯繫，共同經營。」而支配這種現象的中心力量，便是桑氏所說的贏利原則與合理主義。倘不細加解釋其中的關係，只就表面上來概括描述資本主義社會時，我以為，最好應用工業化與商業化兩個術語。

最後，讓我來解釋我和鄧先生那一點不同的意見。鄧先生在牠的原文第一節裏即說：（新經濟三卷九期第二〇〇頁）

資本主義雖然與工業及商業組織，有分不開的關係；然而資本主義並不等於工業化及商業化。商業在上古和中古便有了，那時的社會却没有資本主義化，近年來蘇聯也工業化了，蘇聯的社會，却始終沒有資本主義化。

後來又有幾處提到類似的意見。這裏面問題可以分成幾方面來說：第一，便是不同名詞的涵義。例如鄧先生在這段文字中所說的商業，商業組織和商業化，工業組織和工業化，在我們看來，都是些涵義各不相同的名詞。鄧先生在引用時，很難使我們從原文的語氣上，看出其間的差異。本文前面對幾個較重要的名詞，已經詮釋過了，這裏勿須再加討論。其次，便是資本主義化是否「等於」工業化及商業化的問題。「等於」二字是鄧先生引用的的界限，我以為分量有些過重。因為資本主義化一詞的涵義，當然不會即如此簡單。從經濟史的觀點看，我們尋不出一個已經資本主義化的社會，而那個社會還沒有工業化與商業化的。這是事實。因而我在拙著前文裏的說法：「所謂一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也就是說明該社會的工業化與商業化」，是不應該錯的。但假如反過來問，工業化與商業化是否即「等於」資本主義化？

這等鄧先生提出的一個新問題。邏輯上的命題「馬為四足獸」並不能被認為包含着「四足獸即等於馬」的意思。

雖然如此，工業化商業化與資本主義畢竟具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這一點，鄧先生自己也並不否認。因為在鄧先生的原文裏，曾經徵引到一些極樞中國工業化與商業化的事實，因而致使資本主義無法發展。例如技術落伍與徵發制度等。不過要分析出其中的關係，究竟密切到何種程度，却不易以一言而盡其詳。要勉強作答，我覺得問題中心仍得轉回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上去。假如我們用「生產勞動者與其生產工具脫離所有的關係」作為基本特徵時，則工業化的結果，似乎可以走到個人資本主義。也可以走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者社會裏生產工具的佔有者為私人資本家，後者則為政府。所以作者雖極力鼓吹中國工業化與商業化的一人，但在拙著前文裏對於中國前途所作的預測，認為只好創作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看來，國家資本主義，在本質上，仍是一種資本主義，不過由政府機關代替了私人資本家而已。此外也許還有其他的道路。

在解答這個問題時，自然又須引到鄧先生所提出的另一點，即蘇聯社會與資本主義化。提到蘇聯社會，又是一個衆議紛紜的題目，存在有多少互相矛盾的理論。同時蘇聯又顯然地具有截然獨異的政治體制。引為討論的例證，是一件頗為麻煩而又易滋誤解的事。據一般研究蘇聯學者們的意見，認為帝俄社會自彼得大帝極力倡導工商業以來，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化的途徑，雖然在程度上較之西歐各國稍落後些。美國蒲爾曼教授（Prof. Selig Perlman）在其名著勞工運動的理論（A theory of Labour Movement）關於俄國的一章裏，對於大彼得以後的工業，稱為像雨後春筍般的茁長（A Mushroom Growth of Industry）。信奉社會主義的學者的解釋，則以為蘇聯現所實踐的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崩潰後的必然結果。列寧還著有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而內容極敘帝俄社會各種資本主義化的事實。倘如我們承認這種理論，則蘇聯社會之由工商業化而轉到資本主義，再由資本主義崩潰而變成蘇聯的社會主義；則目前蘇聯社會的工業化與其始終沒有資本主義化，可以說並不衝突。因為蘇聯的社會在帝俄時已經資本主義化過了，現在不過是走上一條新路。

在前徵引那段文字裏，鄧先生提到上古和中古的商業時，便不提工業，當然知道那時的所謂工業還不過是手工業。同樣，鄧先生提及蘇聯社會的工業化時又把商業化抹去，蘇聯的生產工具都操在政府手中，對製成品的分配，也由政府管理，把私人商業限制到極其微末的程度。「商業」當然不會致使那個社會資本主義化；單純的工業化也沒有入主張那個社會即須資本主義化。

論新文學

陳銓

「吟成五個字，斷數行墨」，殫精竭神，刻意求工，態度矜持，畏首畏尾，這樣寫出來的文章，雖然實氣力，花工夫，不見得是新文學。「搜集古書，附庸風雅」，看花飲酒，閒情逸致，下筆成章，千言倚馬，這樣寫出的文章，雖然文人派頭十足，仍然不見得是新文學。叫呼口號，聲情並茂，迎合青年，排除異己，這樣寫出來的文章，雖然自命為新時代的文人，革命的先鋒，前進的作品，仍然算不得是新文字。

第一種文人，只知道在技術上用工夫，可以叫做「文匠」。第二種文人，只想用文人的表面習慣，來欺世盜名，擺起文人的架子，可以叫做「女騙」。第三種人，只想利用讀者心理，推廣作品銷路，解決生活問題，可以叫做「文丐」。

這三種文人的作品，都不能算是新文學。什麼才算是新文學呢？

新文學一定要代表一個新時代。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學家，都站在時代的前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時代精神的思想，到了相當的時候，就不適合於一般人的生活，假如沒有新的精神新的思想出來，人類的進化，就要因此停滯，人類的生活就要因此腐敗墮落。文學家的責任，就是要看清楚時代的弊病，一方面盡攻擊揭露。一方面建設新的標準，使人類的文化，走進一個新的階段。這一個新的階段，也許還在醞釀，也許正向前進，文學家的工作，就是要破壞，提倡，促進，使這個新時代，迅速實現。

能够担当這一種工作的人，就是新文學家，能够代表這一種新時代精神的作品，就是新文學。

所謂新時代的精神，簡單來說，就是新的人生觀。人類不能不有生，對於生不能不有一種看法。隨着地域不同，民族性的差異，和時代的變遷，人類對於人生，看法就不一致。到底那一種看法，總合乎真理，這是極難解決的問題。不過人類雖然永遠追求永遠不能獲得絕對的真理，但是因為人類無時無刻不生，無時無刻不能不憑藉一種真理來形成他們生活的態度，所以他

們時時刻刻都把握着一種相對的真理。因為人類所得的真理，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人類是非善惡的標準，也就常常變換衝突。世界上的先知先覺，就是對於從前的真理不滿意，發現一種新的真理。根據這一種新的真理，人類生活，可以改良進步。但是到相當程度，另外一些先知先覺，又發現他們的真理，有不完善的地方，重新又建設新的真理。

時代就是這樣進步的，人類的人生觀就是這樣改變的。

假如一位文學家，沒有崇高的智慧，看清時代精神的進展，無論他怎樣埋頭苦作，學會文學家一切的皮毛，受盡一般無知羣衆熱烈的歡迎，他們的作品，對於世界人生，仍然沒有價值，轉瞬也就湮滅消滅，不管他怎樣努力奮鬥，用盡方法，排除異己，籠絡青年，還是沒有希望。因為他們始終是「文匠」「文騙」「文丐」，不是新文學家。

但是新文學一方面是時代的，一方面也是超時代的。因為人生的問題是變遷的，人類的本質是永恆的。喜怒哀樂嫉妬仇恨同情攻擊，儘管因為時代環境，反映不同，然而牠們的本身，却是人類一天存在，它們也一天存在。文學家一方面要描寫時代的變遷，提出新的解決的方法，在另外一方面，他還要表出人類的本質，使人類澈底明瞭人生真實的狀況。這種本質描寫深刻的程度，當然又看作者的天才，和他觀察人生的本事，有多少偉大的成分。歷史上偉大作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早已過去了，然而他們的作品，對於現代和將來的人類，還能够引起極濃厚的興趣，就是因為他們在人類的本質方面，有偉大深沉的觀察和表現。希臘的悲劇，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亞的戲劇，歌德的浮士德，所描寫的對象，對我們已經模糊，不親切了，然而他們表現人類的基本情感，現在還踴躍有生氣。

這就為什麼專門喊時代口號的作家，不久就陷於被時代消滅的命運，世界第一流的新文學家的靈光，依然照耀千古。

中國現在處的是一個什麼時代呢？

是一個戰國時代。這一個戰國時代，除非演變到一個大一統局面，一時是不會消滅的。我們的國家民族，在這一個無情無義的悠久時代中間，無時

無刻，不是生死存亡的關頭。從前舊式的人生觀，最近二十年從西洋輸入比較新式的人生觀，無疑地已經不適於今日了。許多抱殘守缺的老先生，受了英美自由主義的紳士們，和薰染了蘇聯階級鬥爭思想的青年志士，他們還想用他們那一套陳腐觀念，來應付目前這一個新局面，他們一定要悲慘失敗的。他們的失敗，就是中華民族的滅亡，等到大難臨頭，我們再圖挽救，也來不及了！

在這一個緊要的關頭，中國有志文學的人，都應該擔負起先知先覺的責任。對於這個責任明白親切的認識，再加上他們創造的天才，和對人生深刻的觀察，他們創造出來的文學，才可以配稱新文學。

在一個新時代，我們有十一個理想，必須要提倡，凡是不合於這幾個理想的觀念，必須予摧毀。

- 第一：理想的人生是戰鬥，不是和平。
- 第二：理想的人是戰士，不是君子。
- 第三：理想的道德是征服，不是憐憫。
- 第四：理想的快樂是勝利，不是妥協。
- 第五：理想的自由是民族，不是個人。

在白雲世界中

李霖燦

路兩旁的棕櫚高樹伸着巨靈之掌，歡迎我們向玉龍雪山前進！

麗江有這樣奇絕的地方，在常綠的熱帶植物上，你終年四季可以看到它幾面的綠燈白雲，而且假如再早幾天，你還可以看到在這些巨靈之掌下開滿了桃花，一直到雪山腳底。在這裏終年你只能過着春天和秋天，永不會覺得過熱，更不會感到太冷，但是只要你向北邊望去的時候，你總會看到大雪山像一幅圖畫掛在那裏，遮住了北邊半個天空！玉龍雪山實在只是一塊雪景的山水，他只使我們感到皎潔，而使我們從不覺到寒冷。

玫瑰，薔薇，木香，都是我們花欄中的上客，在玉龍山下他們却遍地生長，麗江人很不禮貌的把他們編作田間的雜草，她們也不覺得委屈。由城中來時這些雜草已經成了滾滾的浪流，開滿了白心綠花了。迎春花在這裏失去他的使命，被人稱作金梅花，接着金梅花後開黃薔薇，白薔薇，又是黃白木

第六：理想的國家是統一，不是分裂。

第七：理想的政治是軍隊組織，不是個別獨立。

第八：理想的經濟是國富，不是民享。

第九：理想的教育是訓練服從，不是發展個性。

第十：理想的社會是民族至上，不是階級鬥爭。

第十一：理想的國際關係是中華民族領導下的天下為公，不是平等待我的共存共榮。

這十個理想，如果要詳細闡明，決不是這一篇短文，所能竣事。但是在澈底看清世界潮流的人眼光看來，自然可以有深厚的同情，不至譏評為狂妄大胆。

現在的局面，不是前進，就是後退，不是生存，就是消滅，不作主人，就作牛馬。德國人說：「不作鐵砧，就得作鐵砧，但是我們不願意作鐵砧的。」

怎麼樣可以不作鐵砧，就是目前中國最迫切的問題，也就是中國新文學創造中最迫切的問題。

香，再各種野玫瑰，隨後又有茶藨，開到茶藨花事還不會了，——玉龍雪山一年中至少有三季是放在「花」的上面。

別處都是芳草綠後才十里花紅，麗江在這一點上也「別致」。麗江到雪山腳三十里路，在山腳下看到原野的草才微綠有點發青，但遍地的野花是已經開得有點太絢爛了。我們時常走錯路，倒並不是因為看到了野花，其正是太走近了雪山，每舉一步雪山就變換一個姿態，我們禁止不住自己讚賞，神往。嵐兄是專意來畫玉龍的，啓兄是第三次來麗江，我也是第二次折回麗江專誠的爲了雪山，現在才來完成自己各人的心願，想着有半個月的白雪生活，越近雪山就越興奮起來，在談話中常常會不合邏輯的忽然插進去一句兩句雪山，時常忽然又會發現這一羣人原來走到了人家麥田中間了，幾經自笑的改正，我們在傍晚前趕到了雪松村。麗江城中望到的是雪山的兩端，在我們

已經到了她東側的山脚下，高高的主峯已經倒在山後，展在眼前的又別是一幅銀峯起伏的長卷。

雪峯村是漢人給他的名字，在麗江話中叫「烏魯可」，是一銀崖的脚下——的意思。「烏魯」指的是玉龍雪山，意思是「銀崖」，因為玉龍雪山和獅子湖一樣，同是以銀灰色調著稱。

在雪山脚下一切都變了情味，棕櫚也還有，但它巨靈之掌已經變得很低了。鐵杉樹只橫着伸展他的手臂，不肯向上面長去。楊柳雜樹也都改取了蹲下的姿態。人模仿他們，石頭的房子也是蓋得矮矮的。由雪山吹下來的風，中間夾有一種薄荷的涼味。沿着石房的脚底，由上面跑來一條小河，日夜清淺的急流着，分明這是雪水。小河的上游，我們遇到幾個剛由雪山下來的牧童，手中捧着幾枝白杜鵑花，也開得冰清玉潔！

我們來時城中的牡丹早已開謝了，雪峯村的氣候比瑞子裏要寒冷得多，花也遲遲的才開到這裏。路上的白沙只開了一點黃薔薇，這裏就玫瑰木香都還沒有醒來，我們探問到雙槍李士臣（因為他雙管獵槍的神技，使他得到鄉人送他的這個綽號）是我們理想的嚮導，請人去邀他來的時候，他正在和一羣青年朋友打夥官社鬥！

雙槍李是最厲害的獵人，又是最理想的嚮導。他的槍法和眼睛一樣的準確，更難得的是對雪山的地圖又和手掌一樣的清。他的來到我們便開始商議進攻雪山的路線。

雪山可以依顏色來分做白雪山，黑雪山，和紅雪山，由顏色來決定路線；白雪山算是中路，去看「扇子陡」，這就是我們所說雪山主峯。黑雪山稱他為西路，上花來布穀去看山後的金沙江。綠雪山是東路，大家叫他做綠雪奇峯！

本來在雪峯村附近也值得停留一天，清晨看玉湖倒影，上午看玉柱擎天，下午看玉峯山茶，我們稱之為三玉計畫，雖然玉峯寺名貴的山茶未必肯等到我們下山，但在玉龍山之下，一切都不能再吸引我們的注意，若明天不上雪山，今天晚上寢夢都不會安生的。於是和我們的獵人，朋友商議定規，先取中路進攻雪山主峯！

點起篝火（松脂）來吃晚飯，在火光中，我們還通過了此行的幾個原則：這樣，對於飲食，不妨好好的吃，對於工作，希望多多的幹，對於山路，應當敷衍，對於景色，必詳細細的看。

夜間我們把帳篷搭在「雪簾坪」上。雪山脚下的風很大，夢中被驚醒了幾次，也許是太過於興奮了，然而却不會因為天氣的變好變壞為我們明天的前進擔心。因為我們相信，一切氣候上的變化，都是為了我們，他們的來臨，只會增加我們的享受。果然在我們開始攀登玉龍雪山時已有一點霧氣，很好，這樣使人不會覺得太熱，而且使雪山加強了他的含蓄。我們一路走來，先經過了半山杜鵑花叢，又穿過一層一層的青松林，到雪簾坪來已經只剩下鐵杉和白雪了。我們在層一層的揭開雪山的面目。我們揀定了宿營地點後一個鐘頭內，又看過了雪山氣候風雨陰晴的各種變化。雪山實在是誠意的來歡迎這一羣遠道而來的遊客。

廬山植物園秦子農先生借給我們一架嶄新的帳篷，還特意把我們先操練了一番，所以我們來動手搭帳篷的時候，技巧已經很純熟了。王筱貞先生臨行又送來一把西藏寶刀，以壯我們的行色，嵐兄平常總背在身上，大有一周遊列國的風味，現在開始拔出刀來，斬伐鐵杉樹的綠枝預備來做我們的墊褥！

為了對付地面的不平和潮濕，天然的就在我們旁邊生了許多鐵杉，一枝一層的綠葉，平得像剛剛理過髮，做墊褥是再好也沒有了，揮着西藏寶刀，頃刻鐵杉的綠葉堆滿了一地，我們全帳篷中都是綠色的光影！油布，氈子，被褥攤開，躺在上面，既覺得有彈性，又嗅到了綠葉的清香，大家滿意得過分了！「杉發」實在比「沙發」還妙！

有時候，你儘可以把鐵打綠葉堆得一二尺厚，那就下雨也不怕，水讓他在鐵杉下變成了溪流你仍然可以高臥盡興以領略這種「高山流水」之樂！

果然，雪山的雨立刻來訪問我們的帳篷，我們正躺在杉發上，聽雨點打帳篷的小聲音，仰着臉仔細的欣賞：一點一滴的雨痕打在新的布面上，成了美麗的虎皮宣！

雨略有休息的意思，我們在微雨中來緊帳篷，開通流水溝，雪也趕快來看望我們，先是西北邊高山上揚起一團白玉的粉末在石崖上往來追逐，一陣風捲下來，立刻四圍成了銀屑飛舞的世界。風大，把我們趕回帳篷中去聽響打布蓬的聲音。等我們再走出來看時，白雪已經把我們兩邊的世界重新打扮了一番，北方鐵杖峯下那一流流沙，被我們稱做沙編編的，現在經過白雪均勻的一撒，變成銀編編了，西北邊那一列高山，前面變成銀灰色透明的一塊，加上前面的鐵杉變得有點像是黃山，遠峯上的淡墨正用得神入化，兩邊是黑雪山，黑美人的面上加了一層撲粉，雪由一個方向吹來，把它撒得面

面分明，一個常年不塌的瀑布，上半截是白雪，下半截是流水的掛在我們面前，簡直四面都是圖畫！

實在大空並不會落雪，只是雪山主峯上的雪被風吹起，在空中飛舞了一陣，應該是他特意的對我們這般遠客來致意歡迎，經他的妙手一揮，遂使玉龍雪山的玲瓏，峭拔曲折，幽邃透明，美麗，各種情味一一陳列在我們面前。往下看壩子裏，大地上始終是一片黃金色的陽光，我們再進帳篷時，天果然又放晴了，新的帳篷全體通亮，攝影家周啓先生說：「我們是住在毛玻璃的房中。」

帳篷搭在黑雪山和白雪山交界的前面，比普通人來雪山的宿營的雪塵坪更高，因為我們的獵人朋友精通地理，找到了水！而遠可以證明，我們現在宿營的地方就已經比大理點蒼山的絕頂還高。去年爬過玉局泰絕頂的洗馬塘，在那裏還長滿了茂密的鐵杉林，現在我們是已經走到了鐵杉林最後的一段，再往上去就只有白雪了。

暴風雨雪之後，玉龍山還會有一個清涼的夜。夜半醒來，忽然發現自己是睡在銀色的帳篷裏，外邊白雪世界的銀夜應該是格外美麗吧，然而當我再醒來時，東邊已經露出玫瑰色了，我趕快出來看看天候！啊又是老晴！

這樣的天氣去探雪山主峯是再好也沒有了。滾開雪水大家洗過臉，一頓古宗人式的早餐後，便由營地取西北方向，朝壩子時進發。

清靜的雪山中第一次起了清脆的鈴聲，獵人的姿勢還沒有變，一隻美麗的雪鴉從石崖上跌下來，來取水的人還在左近，立刻跑過來，他對雙槍手的槍聲是決不懷疑的。獵人由腰中拔下鹿角小刀，把雪鴉的肚腸割出來給獵狗去吃，把雪鴉交給取水的人去煮，我們這時都高興起來，味中行獵的味道很對，繼此我們總是讓獵人走前面。

陽光漸漸強起來，遍地白雪中反射起來使眼睛刺痛，眼睛不大開，我們都帶上有顏色的眼鏡，這是上雪山必須帶的工具之一。白雪上有閃閃爍爍的銀紋，分明像是印度綢，我們因而已都是白雪，非在印度綢上前進不可了，兩個鐘頭的踏雪，我們已經到鐵杖峯的西側，回頭看南面的黑雪山在天際展開了一幅黑白的渲染。

應該是在萬四五千尺的高度上爬行，呼吸不容許我們再作快一步的行動。爬到鐵杖峯西北的高嶺上，嚮導告訴我們這架高嶺的西北盡頭就是人對玉龍山所能攀登的最高處了。我們要看的玉龍山主峯，那裏就呈露出他的全部面目。大家忙攏米在嶺脊作一個總的休息，這時下望麗江壩子，滿地污濁瘴氣，環顧自己周圍，一片玉潔冰清。

路雖既經指示明白，我不能再多休息便同獵狗先爬上去，有石鋪的地方，這裏的石頭尖銳得像刃尖，沒有石頭的地方，雪路也沒有，有幾次過於肥的白雪使我感到陷入雪中去的危險。普通的雪都能托得起一個人在上面行走，然而靠近石頭的雪每每是質地鬆一點，我隨後就得到這個秘訣了。

看了嚮導他們還慢慢的在下面蠕動，我下半身全濕了的站立在一系列斜伸出去的險崖之前！

我滿以為就要走上主峯，面對着扇子陡前進的興奮才使我很快走到這裏，怎麼會忽然發現自己是已經站在一面峭壁上去了！山勢都是起伏連續的，這怎麼能使人相信，看到自己站在懸崖之前不能再進一步，在我和主峯之間忽然出現了這麼一條直下八千尺的深谷！

扇子陡和玉乳峯都顯的發着銀光，明明就在對面，伸手就可以拿到，然而正是在緊要的去處，有了這麼一條不容人起飛越念頭的鴻溝。從前嚮導談到這個不能飛渡的天險時，我們都依常識判斷，山總應該是連續的，不大相信。現在一個人站在這事實的懸崖之前，上對着天際雪山，下臨不可測的深谷，我也凍得而懼了。

躲在一面銀灰色大石的後面來避風，迎面主峯上的雪晶瑩得像一面鏡子，要照出我和獵狗的影子來，玉龍雪山的主峯現在擺在我的面前了，我雖在鷄足山頂望見他，他就是這個樣子，在玉龍關進麗江壩子中看他，他仍然如此，我在麗江每天上獅子山上去望他還是那個模樣，現在爬高一萬六千尺來冰天雪地中拜訪他，他一點不會改動他的姿態，只是在我們兩個中間又多出了一道直下八千尺的懸崖！這可能是大自然的深意，使人類永遠神秘的仰着玉龍雪山，而使她永遠不受世俗塵土的掩護！

獨自冥冥地欣賞。在我對面的山確是千古不化的太古雪了。西側玉乳峯上的雪，顯然已經變成了石頭，像是凝固了的白色水門汀，有幾層參差不齊的削斷，這裏都發出翠綠色的螢光。綠色格外嬌豔動人，使人又這想到粉綠的峯。正當面的是雪山主峯，一座白色金字塔高聳入藍天中，由金字塔尖上垂下來幾條像葉脈的雪紋！

他由下面出現了。大家都覺得有點可憐，雪山的絕頂早已知道是不能到，由麗江來時只敢存了一個小小的願望，願意撫摸主峯一下。現在呢？對自己已立腳的八千尺懸崖都悚然而懼，更不用說到撫摸主峯一下的奢望了。感見伏在崖上，拿起帶來的長鎗，瞄着綠雪深處，放射一顆子彈過去，我們囑咐這顆子彈代我們完全撫摸主峯的願望，同時我們謹以鎗聲，向雪山的玉龍主峯致敬！——立刻在雪山雲下起了一陣輕雷。

藍天分明只在頭上，白雪可以捕捉到手中，輕雷陣陣，像在白玉金字塔後發響，再由雲層中反射到我們的耳朵裏來，我們指指山後說，難道主峯後面也有這樣一羣玩山的朋友，嚮導告訴我們說這是雪山的滾雪牛，雪積得太厚了，一有了溶化的氣溫，便入塊分裂的往下滾。我們都想到雪牛大約很有點像是北極熊的那副樣子。

麗江人相信，在雪山絕頂處只要咳嗽一聲，就會立刻招來了風雪，我們在主峯面前不吵鬧，而且還會鳴鎗示威，這卻不大可厚諒吧，果然中午過後，漸漸由山後，應該是隔著金沙江那邊的哈巴卓山上，升起了陣陣雨雲。

滑過了江，立刻就遮住了主峯，雪也漫天漫地飛撲而來，我們開始不能不回去了。這時才又想起我們背囊中還帶有美酒，舉起酒瓶，在雪山最高峯頭為我們的一切朋友祝壽，向雪山主峯告別！

上下左右都是白玉的世界，我們亂闖了一陣，才脫離了雨雪的範圍。回頭看看主峯，但見漫天一片白，鍊心說，「願得一場大雪，填滿了那條深谷的缺陷！」下面看去，白雪還沒有一個盡頭，走起來太麻煩，何不就雪中滑下去？嵐兒胆大，還特地跑上鐵林峯表演給我們看。一個小黑點從天而下，立刻冰雪四濺，滑雪的人手腳飛舞一溜千尺！

又一聲槍響，轉頭看去，獵人手中又是一隻雪雞，看！一隻又由空中跌下來了，跌在我們腳下的雪谷裏，我們催促嵐兒就勢滑雪下去檢來！一槍打中了兩隻！歸去的途中一路行獵，回到雪雞坪宿營的時候，我們共有了七隻雪雞。我們面對雪山大嚼雪雞，拿出酒來慶祝雙槍李的神槍，啓兒專意的為雪山這種珍奇的鳥類攝影。我們就通過把「雪雞坪」稱為我們雪山宿營的地名。

冰清玉潔的世界中旅行了一天，身心都變得清涼了，我們遙遙想到北極的愛斯基摩人，他們終身以冰雪為自己的世界，應該是一種很令人欣羨的享受！又會想到麗江的木方天王木生白先生，傳說他生下來就給相士斷定死了不能棺材，果然他有一次來上玉龍雪山，就沒有再下去，他應該是找到了那一個最美麗的居所，既在玉龍山上，又是四面白雪當中！還使人想到蘇武，我們也願意在玉龍山的白雪世界中牧羊十九年！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 (香港以港洋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 或折成美金五元)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雲南圖書審查委員會審字第二七七號

本期撰者

谷春帆和李樹青兩先生都曾在本刊有過文章發表。谷先生現仍在郵政總局服務。李先生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生，他於清華畢業後，曾赴專攻士倫問題，並獲有維斯康新大學碩士學位，歸國後即在重慶經濟部任事。

陳之邁和陳銓兩先生都是讀者所熟識的，用不著介紹。李霖燦先生，河南人，在麗江中甸作藝術考察，前曾寫中甸十記一文在本刊發表。本期所載的一篇是李先生遊玉龍雪山的遊記的一部份。

本刊啓事一

本社社址現已遷往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凡致有本社之函件稿件或訂閱本刊之信件，均請改寄上址，為荷！

本刊啓事二

本刊價目現定國內每卷(半年)國幣四元，用普通郵遞按期遞送。凡欲用航空郵寄者另加航空費每卷四元。香港訂閱，每卷港洋四元，但均用航空寄遞，不另加航空郵費。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由昆至港，均用航空寄遞，亦不另加航空郵費。

本刊啓事三

本刊第一、第二、及第三卷合訂本，尚有少數存書。現為優待讀者起見，凡合購三卷者共收費僅國幣十元。如欲合購，請直接函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為荷！